

儒學警悟七集

第七冊 捫蝨新證下編

卷之四 詩集 四

儒學警悟卷之三十六

捫蝨新話下集卷之一

歐陽公蔡君謨論硯與書不同

歐陽公論硯以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以紫石爲上歙石出龍尾溪堅勁多發墨而石理微麤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銚者尤佳也而蔡君謨乃曰端石瑩潤惟有鋒銚者尤發墨歙石多銚惟膩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二公異論如此然予觀二公論書亦自不同不獨論硯歐公愛柳公權書高重碑謂傳模者能不失真而鋒銚皆在至於陰符經序則君謨以爲柳書之最精者尤善藏筆鋒也二說正相反以此言之況夫文章豈有定論耶

陳后山之學

陳后山學文於曾子固學詩於黃魯直蓋嘗有詩云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然此香獨不爲魯直何也

東坡與劉景文屬對

東坡嘗與劉景文語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當以何對景文答以俗諺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首肯之予以爲不如對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此亦俗諺也

伏羲文王八卦圖

朱先生易圖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伏羲圖則乾與坤對艮與兌對震與巽對離與坎對文王圖則乾位西北坤位西南巽東南而艮東北坎離震兌各居四方其說本易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說伏羲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又曰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坤也者地也兌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

卦也曰此說周易也予以爲不然夫八卦自有定位非聖人所與豈有伏羲文王之異如以說卦天地定位爲乾與坤對山澤通氣爲艮與兌對雷風相薄爲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爲離與坎對遂別立爲伏羲卦圖則雜卦所謂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亦是卦卦相對當又爲孔子卦圖乎予故不取其說

酒樓捧硯池亭乞書

石曼卿劉潜嘗會飲於京師酒樓主人知其賢特爲供設美酒嘉殽終日不倦旣暮主人具筆硯請題名願與其列劉石不得已相顧曰捧硯可也予往過永嘉偶造一人家園中坐池亭上梁間有題名其末云主人乞書予顧謂同行者曰此乞書便可對捧硯也坐間莫不大笑

壺蓋瓠類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人多不曉壺爲何物予謂壺蓋瓠類也詩曰八月斷壺而楚辭曰玄蜂若壺壺圓而善浮故取以濟爾魯語叔孫子賦瓠有苦葉叔向曰苦瓠不材供濟於人而已蓋謂腰瓠以渡水也莊子亦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以爲大尊而浮之江湖瓠與壺正是一類其善浮尚矣遜翁說瓠如環非也

作文觀文之法

文章難工而觀人文章亦自難識知楚志翻著鞮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皋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

韓文公排斥靈師意微而顯

退之送惠師靈師文暢澄觀等詩語皆排斥獨於靈師似若褒惜而意實微顯如圍棋六博醉花月羅嬋娟之句此豈道人所宜爲者其卒章云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於

澄觀詩亦云我欲收歛加冠巾此便是勒令還俗也退之
又嘗有詩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故作謝
自然誰氏子等詩尤爲切齒然於華山女詩乃獨假借未
句云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靈與記夢詩語便
不同不知何以得此

詩有格高有韻勝

予每論詩以陶淵明韓杜諸公皆爲韻勝一日見林倅於
徑山夜話及此林倅曰詩有格有韻故自不同如淵明詩
是其格高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韻勝也格高似梅
花韻勝似海棠花予時聽之矍然若有所悟自此讀詩頓
進便覺兩眼如月盡見古人旨趣然恐前輩或有所未聞

佛印徑山滑稽

楊次公道號無爲子一日見金山佛印師佛印問其說次

公曰某生無爲軍自稱無爲子佛印曰公若生廬州則自稱廬子乎廬驢同音佛印滑稽如此近了和尚有弟子自言因看庭前柏樹子話頭有省遂自號柏樹徑山杲聞而笑之曰使渠因悟乾屎橛語則當自號乾屎橛耶此尤可笑

歐陽東坡紀事道盡平生事實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歐公畫錦堂第一句也其後東坡作韓文公廟碑其破題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語句之工便不減前作議者謂歐語工於敘富貴坡語工於說道義蓋此二句皆即其人而紀其事已道盡二人平生事實如此自非筆端有力那能至是

東坡詩用事多誤

東坡詩用事多有誤處統國夫人夜遊圖詩云當時亦笑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按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韓擒

虎平陳後主麗華俱見收而齊東昏侯有潘淑妃初不名麗華也又按梅花絕句云月地雲堦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荊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此亦張麗華事而坡作東昏侯事用之坡又有詩云全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池乃是扁鵲又詩云縱令司馬能鑱石奈有中郎解摸金而袁紹檄曹操蓋云發丘中郎摸金校尉又詩云市區收罷魚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褚遂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龕非彌陀也此類非一蓋惟大才可以闊略餘人正不可學

孔子說與楞嚴經合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意甚妙惜乎當時弟子無能發問者故未盡孔子之意予讀楞嚴經波斯匿王問佛言我昔未聞諸佛誨敕見迦旃延毗羅胝子咸言

此身死後斷滅名爲涅槃我雖值佛今猶狐疑云何發揮
證知此心不生滅地佛告大王汝此肉身爲同金剛常住
不朽爲復變壞世尊我今此身終從變滅我觀現前念念
遷謝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消殞決知此身當從滅盡
佛言如是汝今生齡已從衰老顏貌何如童子之時世尊
我昔孩孺膚腠潤澤年至長成血氣充滿如今頽齡迫於
衰髦形色枯悴精神昏昧髮白面皺殆將不久如何見比
充盛之時佛言大王汝之形容應不頓朽王言世尊變化
密移我誠不覺寒暑遷流漸至於此何以故我年二十雖
號年少顏貌已老初十歲時三十之年又衰二十于今六
十又過於二觀五十時宛然強壯世尊我見密移雖此殂
落其間流易且限十年若復令我微細思惟其變寧惟一
紀二紀實惟年變豈惟年變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

遷沈思諦觀刹那刹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終
從變滅佛告大王汝見變化遷改不停悟知汝滅亦於滅
時知汝身中有不滅耶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實不知佛
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大王汝年幾時見恆河水王言我
生三歲慈母攜我謁耆婆天經過此流爾時即知是恆河
水佛言大王如汝所說二十之時衰於十歲乃至六十日
月歲時念念遷變則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
何王言如三歲時宛然無異乃至於今年六十二亦無有
異佛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則汝今
時觀此恆水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髦否王曰否也世
尊佛言大王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嘗皺皺者爲變不
皺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死
而猶引彼末迦梨等都言此身死後全滅王聞此言信知

身後捨生趣生得未曾有予以此語可足孔子之意蓋孔子說前段佛說後段合是二說其意乃全

西門豹投巫嫗宋均令娶巫女

西門豹爲鄴令投巫嫗弟子三老於河而吏民不敢復爲河伯娶婦宋均爲九江太守下書令民爲唐后二山娶百姓男女爲公嫗者皆娶巫家女於是遂絕此二人者皆一時譎以濟事雖若俳諧而實中其病故其事遂止竊謂豹投巫嫗三老不若均之下書不動聲色而自然禁止均之術當優於豹也然予觀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古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此正與均令娶巫家女事同豈均暗合孫

吳耶抑亦盜其故智餘論乎予又觀唐玄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朱陽縣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事不切事情罷官度爲道士而蕭瑀好奉佛太宗亦令出家孔武仲曰如使佞佛者爲僧諂道者爲道士則士大夫爲異端者息矣此亦投巫嫗等之遺意

荆公詩極精巧

荆公晚年詩極精巧如木落山林成自獻潮回洲渚得橫陳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可見其琢句工夫然論者猶恨其雕刻太過公嘗讀杜荀鶴雪詩云江湖不見飛禽影巖谷惟聞折竹聲改云宜作禽飛影竹折聲又王仲至試館職詩云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畫牆公又改爲奏賦長楊罷云如此語健此亦是一癖

前世牌額先挂後書碑石先立後刻

前世牌額必先挂而後書碑石必先立而後刻魏凌雲臺至高韋誕書榜即日皓首此先挂之驗也今則先書而後挂唐吐突承瓘欲立石紀聖德李絳上言請罷之帝悟命百牛倒石此先立之驗也今則先刻而後立

山谷言淵明責子詩

山谷嘗言觀淵明責子詩想見其人愷悌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然老杜云淵明避俗翁未必能達道有子賢與愚何必挂懷抱如山谷所云則杜公猶是未能免俗何耶

北人不識梅南人不識雪

北人不識梅南人不識雪蓋梅至北方則變而成杏今江湖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而雨謂之梅雨轉淮而北

則否亦地氣然也語曰南人不識雪向道似楊花然南方
楊實無花以此知北人不但不識梅而且無梅雨南人不
但不識雪則亦不識楊花矣予聞關中人不識螻蛄人有
得一乾螻蛄者或病則挂之門其病遂愈沈存中曰不但
人不識鬼亦不識也此又可笑

杜荀鶴唐風集鄭谷雲臺編

處士周樸有能詩名於唐末歐陽公嘗稱樸詩風暖鳥聲
碎日高花影重之句然此杜荀鶴詩非樸句也見唐風集
公言少時見其集今不復傳公又言鄭谷詩號雲臺編者
今亦不行於世然今市書肆實有此集二人唐史皆不爲
立傳獨樸死巢兵不屈其節因見巢傳中予家有樸詩百
餘篇曾爲之序異日當別加搜訪遺逸爲全集以傳於世

僧惠洪詞

予嘗疑山谷小詞中有和僧惠洪西江月一首云日側金
盆墮影雁回醉墨當空君詩秀絕兩園葱想見衲衣寒擁
蟻穴夢回人世楊花蹤跡風中莫將社燕等秋鴻處處春
山翠重意其非山谷作後人見洪載於冷齋夜話遂編入
山谷集中據夜話載洪與山谷往返語話甚詳而集中不
應不見此詞亦不類山谷真贋作也後讀曾公所編皇宋
百家詩選乃云惠洪多誕夜話中數事皆妄洪嘗詐學山
谷作贈洪詩云韻勝不減秦少游氣爽絕類徐師川師川
見其體製絕似山谷喜曰此真舅氏詩也遂收置豫章集
中然予觀此詩全篇亦不似山谷體製以此益知其妄

姚鉉以表爲序蕭統以賦爲序

柳子厚壽州安豐縣孝門銘自壽州刺史臣承思而下蓋
序也以表爲序亦文之一體也而姚鉉所編文粹乃錄銘

於前而於題下注云並壽州刺史表錄表於銘後以附見焉此鉉之陋也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蕭統謂之序東坡嘗笑其陋若鉉者又何足笑云

湣王伐燕孟子誤以爲齊宣王

齊宣王伐燕見於孟子而史記無其事齊世家惟湣王時伐宋亦不言伐燕也燕世家乃云燕王噲立三年聽蘇代言以國讓相子之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此與孟子沈同問答事同則此伐燕乃湣王也燕王噲之立當湣王之四年噲亡而昭王立